

作家频道

老城方圆三公里

阿占

如果以青岛城市标志栈桥为圆心,有一天我猛然发觉,这半生都没能走出其方圆三公里。我看过世界,珠三角、闽三角、长三角都有我多年求学务工的轨迹,亦有前男友散落其中不相往来。我真的看过世界,世界上最著名的四大艺术博物馆都去过——还不止一次。卢浮宫在巴黎塞纳河北岸、大英在伦敦新牛津大街、大都会在纽约第五大道、艾尔米塔什在圣彼得堡涅瓦河畔。除此之外,我在希腊小岛也呆过一阵子,就是诗人歌手老科恩上世纪六十年代呆过多年的伊兹拉岛,他在那里写下了经典中的经典《美丽的失败者》。岛上没有交通工具,我通常步行,偶尔骑驴,绕着神秘的马蹄形海港,在蓝白相间的房子之间,或热牛奶一般倾倒在下的阳光里,怀念他。

还有很多独特之地,在此不一一赘述了。总之我还是回到了青岛老城,回到了我的出生地,也是我父亲的出生地,沉潜下来,写写画画,安身立命。从精神层面讲,老城是文学的母题和原乡;从物质层面讲,老城是我闭着眼也不会迷路的地方。出门向左,走上二十几步的马牙石路,然后往右,下七级石阶,直行。紧接着,一段大于45度的上坡和一段小于30度的下坡让身体前倾后斜。再次直行,再次遇到石阶和更多的锐角。最后,穿过十字路口,便可见海,海潮已经退到了底线,栈桥近在眼前。

老城的路都是沿海的路。一百多年前,青岛的先民们在繁衍迁徙的过程中踩出了路的雏形,它们承载起生活的重量,成为通往海边的过渡、干道或分支,参与了城市生活以后,叫做街道。是那些波浪般起伏的街道主宰着老城的走势,折叠,起伏。街道有



插图 阿占

主次,宽绰一些的通常与海岸平行,条条衔接着,一直向往东边的新城。蛇行的分支早已变成了凋敝的小巷,慌乱的石板,丝绒样的苔藓,临街的窗户低低地挂在巷子一边,伸手可及,让人不得不替窗户里的秘密和安全担心。主街当然不同,即使旧了,也底气十足。更何况,主街从来不会真正地旧掉,在沧桑的背景上,时尚一茬茬地生长着,长大后就扑棱开巨大翅膀,不知疲惫地在城市里求证嬗变。事实上,时尚也是有基因的,比如,一个世纪以前的咖啡馆、红舞厅、俱乐部……千回百转之后,又在老地方经营起相同的生意,今天的场面因为昨天的传说而鲜艳,而浓烈。

有时候我躲在书房里,枯坐于电脑前,夜深了人们都散了才肯出门跑步。有时候天堪堪放亮,我第一个冲进早集市买回当日所需食材,就再也不出门了。更多时候,我无法摆脱对于街头的迷恋。海边的路,云上的路,终究都是心中的路。方圆三公里,抬腿就走的感觉真好——不用转来转去找地方停车,不用操心是不是单行线,不怕塞车,不必路怒,更不要付汽油费。这种时候,我会爱上行走,甚至想,如果能一直沿海走,我愿意走到死。



人生印记

秋风起乡愁

姜宝凤

不知不觉,又是一年秋风起,在慨叹时光飞逝之时,不由自主又默唱起张镐哲的那首老歌《北风》:“北风,又传来熟悉的声音,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好冷,仿佛在告诉我走得太远,有没有忘记最初的相约……”故乡,永远是我心尖上的一根情弦,只要想起,轻颤颤的痛感就会传遍全身,泪水瞬时弥漫了眼眶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。离家三十余载,故乡的记忆,虽说已被岁月侵蚀,但我还能清楚地记起故乡秋天的模样,她仍像一幅温馨的油画,鲜活如昨,镶嵌在我的心灵深处。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。对于故乡来说,秋天就是一个果实累累的名字,五谷飘香,果实满园,大地好像在享受太阳赐下的盛典,又像是一个丰腴的少妇在憧憬着即将分娩的孩子……秋天的田野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,金灿灿的谷穗,颗粒饱满,沉甸甸的,飘散着醉人的芳香;黄澄澄的玉米,笑开了怀,向外挣扎着压得秸秆都直不起腰;整片的大豆,远远望去像一张撒满黄金的地毯,鼓胀的豆粒发生阵阵破壳而的声音。而果园里则是另一分景象:阳光下,那熟透了的柿子像一盏盏灯笼挂在枝头;红通通的枣儿,像一颗颗玛瑙似的逗人喜爱;满树的苹果,像一张张少女羞怯的脸;葡萄架下,成串的葡萄,红的发紫的,青的剔透,闪着迷人的光彩……一阵秋风吹来,树枝摇晃,果儿点头,散发出甜甜的香味。

记得小时候跟父母到地里去收花生,仅干了一小会儿就腰也酸腿也痛,便躺在地上扯皮不想干了,结果被父亲骂了一顿,当时觉得自己好委屈,一肚子的不服气。到了后来才知道因为已经到了秋天了,花生如果收得不及时,就会全落在地里。后来参加了工作,我常常风尘仆仆,从一个车站辗转转到另一个码头,由于忙于生计我就再也未能帮父母回家秋收了。穿行于林立的高楼,秋日的思绪宛如被关闭在一间黑暗的牢房里,眼睛看不见田野上随风飘荡的金谷,鼻子嗅不到秋露中泥土醉人的芬芳,耳朵听不见秋虫欢愉的呢喃。即便如此,只要每当秋风吹起,我的周身顿时就会升起几分悸动,一种怀乡之情直涌心头。我始终相信,在这个世界上,每个人的灵魂都不可能与故土一刀两断。久居闹市,纵然霓虹璀璨,终非故土,人情笃厚,实属异乡。总感觉故乡的山水是荡在父老乡亲们的扁担上,故乡的山水是弥漫在炊烟袅袅的麦香里,故乡的山水是奔跑在孩子们无邪的笑声中,象抿一小口陈年老酒一样,想想就能醉人。

时光如流,岸在心中。秋风又起,看到那一片一片飘落街头的树叶,我的思乡之情如鸟一样飞过天空,久久不能释怀。

城市秀场

想着两位老师

王湊

教师节虽然已过去了,但仍旧想着两位老师。

一位是小学时教我们常识的,姓杨,男性,戴一副近视眼镜。个子不高,精瘦,是那种不太有肉的瘦。皮肤很白,有点坊间所说的细皮嫩肉的感觉。这皮肤应该属于南方人,后来得知,他真是南方人。杨老师的话很少,除了在课堂上滔滔不绝,私下很少听他开口。见人很客气,包括对学生,总是点头示意。一路走下来点无数头,想来也会挺累,但他始终如一。印象最深的是冬天里他总抄着手,那模样倒像是农村选调上来的民办教师。然而他绝对是见过世面,而且知识面很宽。因为从他讲课中就可以得到证明。当时同学们很愿意上常识课,一看是常识课同学们就兴高采烈。杨老师深入浅出,引经据典,旁证博引,常常博得一片叫好,同学们也深深叹服杨老师的博才多学。

杨老师以前教语文,而且当班主任,为什么改教副课常识了?后来阴差阳错竟然与杨老师成了同事,这才多多少少对杨老师的历史有所了解。原来杨老师曾是“国军”的文书,后来起义成了解放军,再后来复员当了老师。那年月政治面貌极为重要,有“瑕疵”自然不能担当重任。班主任,教语文都是重要岗位,杨老师教常识课说来也就正常了。

1978年我正准备参加高考,校领导却突然“压担子”,让我担任班主任,这让我十分意外和苦恼。当班主任事无巨细,哪还有时间复习功课?好在领导“开恩”,班主任的差事免了,但教课任务加大了。这也让我为难,当时时间很紧迫,我的知识底子又差,不抓紧复习很难榜上有名。这时杨老师找到我,把一把钥匙塞进我的手里悄声说:这是图书室的钥匙,下了课你就去那里复习。图书室是学校比较隐蔽的地方,安静,很少有

人去。杨老师是图书保管员,因为里面有书籍,平时就他一个人在里面办公。有这样一个“私密”的地方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复习好场所。从此一下了课我就悄悄躲到里面看书复习,而杨老师却到别的办公室备课、批作业。同事好奇问他,他就找理由搪塞。就这样一个学期下来谁也没发现这个秘密,而来年的夏天我终于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这件事后来被冲淡甚至遗忘了。只记得大学一年级放假时重返学校见到杨老师说过一句感谢话,但杨老师连连摆手阻止了我,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。之后我再也没提过此事,也再没见到过杨老师。直到前些天看到一位作家在回忆中提到自己的班主任杨老师,又勾起了我的回忆。遗憾的是杨老师已作古,享年93岁高寿,应了那句话好人有好报。

李老师是我的初中班主任。她师范毕业,据说家庭出身好,学生时代就表现进步,早早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单纯的党员教师可以说凤毛麟角。所以,李老师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班主任,但在学校还是比较有话语权。记得当时的教导主任、级部领导对她都敬着三分,她出面说个事基本都给面子,这无形中让师生们对她刮目相看,更加敬重。

1971年共青团组织恢复发展团员,许多同学都写申请书要求加入团组织。我也蠢蠢欲动,但又担心家庭成分有些高,不自量力。李老师很快发现我没写申请,下课把我叫到办公室,直言不讳地说,成分无法选择,重在表现。这句话让我鼓起了勇气。

首批发展名单下达了,我们班只有一个“幸运儿”。名额限制据说是为了保证“根正苗红”。李老师叹着气摇头说,这该伤了多少孩子的心啊!之后李老师专门在班上说,有些同学不是条件不够,是其他原因,自己左右不了。但别灰心,总有一天组织会接纳的。这之后李老师一直关注这件事,只要听到有发展团员的信息就去校团委询问,并把信息反馈给同学们,这让许多人深受感动。迄今说起来还赞叹不已。

确实,当时政治上的进步对一个人的成长极为重要,而能够出手相助,不仅要靠热情和能力,更重要的在于责任和良心。这些,李老师全具备了。